

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已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所解覆營於牀周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

柳氏傳

唐 許堯佐 撰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奉姬曰柳氏艷絕一時喜譚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翃爲宴歌之地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適意焉李生素重翃無所恡惜後知其意乃具饍請翃飲酒

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
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翊驚慄避席曰蒙君
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
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生於客
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翊之費翊
悅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
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屏居閒歲柳
氏謂翊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以濯浣之
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佇君之來
也翊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粧具以自
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
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侯希
益自平盧節度淄青素藉翊名請爲書記洎宣
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
囊盛麩金而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
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
氏捧金嗚咽左右淒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
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

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叱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刼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延佇柳氏所止欽想不已偶於龍首崗見蒼頭以駿牛駕輜輶從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叱利阻同車者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投之曰當遂永訣願實誠念乃迴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磷磷目

斷意迷失於魂魄翊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彊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候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劔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沙叱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袵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

四座驚歎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
沙叱利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大驚曰
吾平生所難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
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久列參佐累彰勲
効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兇寇依止名尼今
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叱利兇恣撓法憑
恃微功驅有志之妾干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
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却奪柳氏歸
於韓翊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
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翊許俊賜錢
二百萬柳氏歸翊翊後累遷至中書舍人
論曰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也許俊慕感激而
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之誠
可繼許侯以才舉則曹柯澠池之功可建夫事
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堙不偶義勇徒激皆不
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偶然也